



白花蛇舌草

■韦汉权（广西）

雨后，小河边长了一些白花蛇舌草不奇怪
长成一片更不奇怪
石岸的缝隙间自从有了当年河水冲刷留下的淤泥
前世的传奇便有今世的现实

那是闸坝前。闸坝后
再也没有冲积

白花蛇舌草开始举着小叶子
在岸边爬，还有那些不相干的小草
也爬。它们把根伸给河流
河流给它们生气

对饮一场寂寥

■董哲（河南）

暮色往西远离这个糟心的世界
太阳是一个早起的建筑工人
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家
余晖饮尽苍茫
工人兄弟狠狠地吞下一口心酸

城市边缘的一台塔吊 对着霞光膜拜
把手臂伸得长长的 试图吊住落日
用力延长尘世的繁华

塔吊耸立的世界
是空气中游来荡去的灵魂喧嚣
要镀热每一个生灵的肌肤
也要炙烤每个生灵的内心

这周遭的热闹太浅薄
无力穿透那霜冻般冰冷的心灵空间
工人兄弟想把太阳的余温揽进怀里
我开始赶路
披着血红血红的夜色
与工人兄弟对饮一场寂寥

老屋顶上的那株荒草

■路志宽（河北）

此刻，我不知道
是这株荒草荒凉了老屋和院落
还是这院落和老屋荒凉了这株荒草
它们此时相依为命，它们此刻风雨同舟
相比于那些逃离的游子
这株荒草更加忠诚
它们把自己的根在这里深扎
向着老屋屋顶的深处里扎
直至将老屋的屋顶钻透
看见老屋的空空荡荡，和自己内心的荒凉

农家小院（外一首）

■王纬华（山东）

农家小院

柴门小院明，抬眼晓阴晴。
房顶雀嬉戏，墙头猫卖萌。
菜畦风吹绿，花卉雨泽荣。
此景心生爱，田园不了情。

秋水芦花

芦花犹唱大风歌，皓首苍颜又奈何。
幸得情柔湖水在，依然不弃送秋波。

我在阳朔的田园生活

■阳志红（广西）

现在，我周末最大的快乐就是和先生一起回阳朔兴坪老家干农活。

前几年砂糖橘价格大跌，水果价格不好，没有什么收成，之前承包我们老家土地的亲戚也放弃种果树，纷纷去外地打工了。今年因为经常回老家看望老人，我们空闲之余也会时不时去田间地头走一走，看着几亩地荒废在那挺可惜的，我和先生一合计，不妨我们也试试种点什么果树，回家就有事可干了，种好了能实现水果自由，有朋友去家里玩还可以感受采摘的乐趣，价格好的话或许还能赚点小钱，想想心里就美滋滋的，赶紧行动起来。人勤春来早啊，趁着刚开春，去赶圩买了一些树苗，有几株桃子、枇杷、杨梅，还买了一百株黄皮果。然后就开始兴致勃勃地到地里松土、挖坑、栽种、浇水，花了一整天时间把一百多株果苗种好了。看着这些刚刚种下的绿油油的小树苗在春风中摇曳，绿波

荡漾，满目青绿，像调皮的孩子探出头，呼吸清新的空气，好期待它们快快成活、长高、长大，扎根在梦想的土地上，我们仿佛闻到了黄皮果、枇杷和杨梅的清香。

从此，我和先生就更加迷恋周末回老家了，每次回去，都要到地里给树苗除除草、施施肥，再修枝、剪叶，种下的果树苗和野花野草一样长势良好。每次去地里，都会遇到同样去田间地头干活的老乡，他们总会热情地打招呼：“大老弟，又回来看看老人了？”或者：“又回来看看你们的果树啦！”有时候遇到村里的大嫂笑盈盈地说：“这两个人干劲好大哦！”二伯娘说：“还是你俩会打算，过几年退休了就可以回来打点这些果树了！”……有时候我先生都不认识这些打招呼的人，不知该怎么称呼只好笑笑回应着：“是的是的，又回来了！”毕竟离家三十多年了，以前回家也少，但也许先生和他父亲长

得特别像，乡亲们还记得他，也记得他小时候的称呼。

为了把果树种好，先生也是蛮上心的，从来没有种过果树的他，经常百度搜索如何护理果树，也在网上买了好多农具，如喷雾器、除草机、电动锯子、镰刀等，还买了各种杀虫剂、有机肥、果树防寒布等等，一应俱全，俨然一个种植专业户。有一次施肥时先生突然问我：“买的这几株桃树是什么品种呀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呢，我买的时候也没问，没关系，就算不结果我也可以欣赏桃花的。”干活累了，我们就在旁边的柚子树下坐着歇一歇，看看远山和近水；不远处亲戚家果树上还挂着没有采摘的沙糖桔和夏橙，渴了就摘一个来解渴；一次在地里除草的时候，我意外地发现了乱草丛中有一个西瓜，看着瓜苗都快枯萎了，却结着一个手掌大的西瓜，忍不住摘下来一分为二，我和先生每人一半分着吃，哇！好甜的瓜呀，不由

得想起了二十多年前，婆婆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去地里摘菜，趁奶奶不注意，女儿自己顺手摘了一个辣椒往嘴里放，结果辣得哇哇大哭，婆婆赶紧摘了一个西红柿让我女儿吃，马上就不哭了，想想真是有趣。回归山水间的自然本味最纯粹，家乡天赐的好东西，四季有时，时光不辜负每一个希望。乡村，既是世外桃源又是烟火人间，安宁而和谐。曾经，一个朋友说过：“我之所以在农村老家种点东西，就是有更多的理由回去看我的母亲。”我们何尝不是一样，对家乡的热爱，内生为性情和品位的提升，在山水之间寻找安然宁静的氛围，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田园牧歌，绿水青山，暖暖人间。

然后，每个周末盼着回去，因为城里有个家，乡下有爸妈，所以我最喜欢周末开着车，车里放着动听的歌，一路风景掠过，放下城里的工作，只想着去地里干农活。



时光悠悠 摄影 | 周荣霞（安徽）

在异乡，用灵魂触摸故土

■落闻（贵州）

这座城市的路灯点亮，拖着一身的疲惫和伤痕躺倒在用石棉瓦分离尘埃的小屋里，想家的心滴过冬天的泪痕回到梦中的家乡。

目光穿越城市，望见父亲母亲沧桑的身影和蹒跚的脚步，在思念与泪水的煎熬中穿行。点上香烟，不再追寻流浪的根源。躲进被窝，用蘸着泪水的笔尖在坑坑洼洼的格子书写思念。

夜晚的雨水敲打着透风的窗户，不止一次次地问心自问：浪迹天涯是不是一种错？从大山到城市，放牛娃到打螺丝，崎岖坎坷的浪迹上，双手真的抓不住家乡飘来的稻草。眺望没有星星的苍穹和延伸至家乡的铁路，回家的诺言，一次次被谎言和兜里十根指头，击得千疮百孔。

能否相约春天？曾经丈量家乡土地的双脚，是否会回到马铃薯的故乡，触摸父亲母亲松树皮的大手，脚步又一次次在耕牛与驮马的喘息声中远行。

在异地他乡，根永远深埋在家乡的土地。

本期国际副刊责编：
王晓军 郭园 莫喜生
王建成 冯开俊

懒老师

■蔡永平（甘肃）

我们的班主任是兰老师，他第一次见到我们，眯缝眼说：“我是一个懒惰的老师，你们的事要自己做。”和兰老师在一起，我们发现他还真有点懒，我们私下里叫他“懒老师”。

“懒老师”上课，他眯缝眼问：“贯穿文章的线索是什么呢？”“文中的主人公是怎样的人呢？”“作者用了哪些写作手法呢？”……他提出一大堆问题却懒得讲解，让我们思考讨论解决。

课后，“懒教师”布置作业很少，他可能嫌批阅作业累呢。每次写了作文，“懒老

师”让我们分小组互相批阅，找出错字病句，找出表达精彩的段落，找出新颖深刻的文章，他眯缝眼听我们汇报，他懒得批阅作文。“懒老师”给我们推荐书籍，跟他一起阅读，他唾沫星四溅和我们分享书中的精妙。“懒老师”是动嘴不动手。

我和同桌李文吵架了。我俩去办公室找“懒老师”，要求调换座位。“懒老师”从书本中抬起头，眯缝眼说：“我忙呢，没时间处理你们的事，你们下午再来找我。”下午，“懒老师”问我俩：“还调换座位吗？”我俩嬉笑着

摇头：“我俩已经和好如初，不调换了。”

学校开展运动会、艺术节、书画竞赛等活动，“懒老师”眯缝眼说：“这些事你们自己完成了，相信自己，你们是最棒的。”我们心里嘀咕埋怨他，“懒老师”靠不住，全班齐动员，发挥聪明才智，各显神通，在竞赛中竟屡屡取得优异成绩。

学期末，我们班被学校评为“优秀班集体”。我们围拢“懒老师”，他眯缝眼说：“我是一个懒惰但又聪明的老师呢。”